

## 陳世驥論中國文學與文化

### Chen Shixiang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陳 國 球<sup>\*</sup>

陳世驥（1912-1971），字子龍，號石湘，河北人。1935年北京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畢業，留校任講師。抗日戰爭爆發後離開北平，在長沙湖南大學任教，1941年轉赴美國，在哈佛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從事教研工作；1945年受聘加州柏克萊大學，曾任該校東方語文學系系主任，又籌辦比較文學課程。他的著述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兼及中國當代文學以至翻譯研究。1971年離世前發表〈論中國抒情傳統〉，提出「中國文學傳統就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抒情傳統」的主張，被認為是「抒情傳統論」最重要的推手。<sup>1</sup>然而，陳世驥的中國文學觀，並不是一篇五千字的〈論中國抒情傳統〉可以完全概括。例如以下由高文萱譯出的〈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一文，其內容已超越

---

\* 作者現任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

<sup>1</sup> Chen Shih-hsiang, "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Opening Address to Panel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AS Meeting, 1971," *Tamkang Review* 2.2/3.1(1971.10- 1972.4), 17-24. 本文曾有楊銘塗中譯本，經楊牧刪訂後收入《陳世驥文存》，見陳世驥，《陳世驥文存》（臺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頁31-37。新譯並註釋見陳國球《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頁5-25。

不少讀者對陳世驥的認識。

陳世驥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主要關注中國現代詩學，曾與老師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合力編譯《中國現代詩選》，<sup>2</sup>這是新詩的第一本英譯選集。赴美以後，陳世驥開始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1948年胡適（1891-1962）為北京大學五十周年出版紀念文集，廣邀北京大學的在任及離任教授、舊生為此撰寫學術論文；陳世驥就以英譯《文賦》應約，並題作〈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sup>3</sup>1952年陳世驥再以英文撰寫〈探求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sup>4</sup>1952年為《美國大百科全書》撰寫〈中國文學〉專條。<sup>5</sup>他又應「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之邀，為《文化間的相互關係》一書撰文，寫成〈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文章於1953年面世。<sup>6</sup>

〈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一文既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促進世界文化交流」為目標，篇中就有不少篇幅用以陳述一般的中國文學史常識和意見。<sup>7</sup>不過，也因為文章要求對中國文學有整體的論

---

<sup>2</sup> Harold Acton and Chen Shih-hsiang, *Modern Chinese Poetry* (London: Duckworth, 1936).

<sup>3</sup> Chen Shih-hsiang,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 11 (1948), 1-71.

<sup>4</sup> Chen Shih-hsiang, "In Search of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Walter J. Fischel, ed.,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A Volume Presented to William Popp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45-63.

<sup>5</sup> Chen Shih-hsiang, "China-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Americana* (New York: Americana Corporation, 1952): Vol. 6, 541-548.

<sup>6</sup> Chen Shih-hsiang,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 C. Berg, et al eds., *Interrelations of Culture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Paris: UNESCO, 1953), 43-85.

<sup>7</sup> 《文化間的相互關係》一書其他文章包括：Richard McKeon, "Philosophy and the Diversity of Cultures," E. Steuart Kirby, "Essay on the Culture of Japan," Bhikhan Lal Atreya, "Indian Culture, Its Spiritual, Moral and Social Aspects" 等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此書的相關文化政治，可參考 Anthony Q. Hazard Jr., *Postwar Anti-Racism, UNESCO, and "Race," 1945-196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述，陳世驥可以藉此機會展示他個人的文學史觀。首先，我們可以留意他所總括的中國文學五項特徵：

一、在封建時代，宮廷常是文學潮流的中心，然而文學創新的資源與靈感，往往來自民間。尤其境外傳入的思想和意念，常先立足於民間文學，然後經由文人「再經驗」而提昇。

二、中國古代雖不乏神話傳說，但卻沒有因此而產生輝煌正宗的史詩；諸神和傳說英雄都被轉化為聖人賢君，寫進充滿道德教化的文章中。同時，中國亦沒有西方希臘的悲劇。

三、中國文學重「文」輕「武」，罕有歌頌戰爭或者激進愛國主義式（militant patriotism）的篇章。

四、中國文學沒有真正符合西方浪漫主義精神本質的「異世界觀」（otherworldliness）、極端個體主義，以至維特式的激情（Wertherian love）；中國文學中雖然不乏探幽索隱的浪漫想像，但其馳騁的領域始終離不開人本或者自然的世界。

五、中國文學的語言特質如意符文字、單音節成詞、聲調辨義等，容易與美術和音樂等其他藝術門類融通；即如散文也可以達致詩歌的抒情性（lyricism）。

陳世驥要向世界讀者解說中國文學的特質，當然只能概略言之。同時，他從文化比較的角度立論，也是應有之義。所提到的各項只能視之為一些重要的觀察角度，不宜以嚴格的邏輯去拷問其間是否周密無漏。例如第五項對中國文學語言的「陌生化」閱讀，本是西方學者如費諾羅薩（E. F. Fenollosa, 1853-1908）等首倡，對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曾有深遠的影響。<sup>8</sup>二十世紀以來這些理解也常常進入中國文學史的論述之中；陳世驥認同這個觀點，也以此為他後來的「抒情傳統」論述的出發點之一。又如第一項中國文學演變源自民間一說，其實是新文學運動以來文學史論述的老生常談，現今學界亦多注意到此

---

<sup>8</sup> E. F. Fenollosa,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tore, 1968).

說的漏洞。但若檢視陳世驥對這個議題的反覆論述，我們看到他雖然也沒能將之證成爲顛撲不破之真理，卻又對不少文學史現象的詮解有所幫助。<sup>9</sup>至於第二項指出中國無史詩與悲劇，其說更是近世中國文學史論述祛祓不去的魅影，到今天其正負面的意義都不容忽視。第三項申述中國文學的「尚文」精神，初看或會推想是中國在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抗衡軍國主義的遺音，然而陳世驥對此有不少開發，值得我們注意。

事實上，〈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的一個中心論點就是中國文學中的「文」的傳統。文章一開始就指出“literature”在漢語中的相應字詞就是「文」。他又運用他一貫以「文學理論」結合「文字學」的研究方法，展開對「文」字的分析，以爲「文」的基本意義就是「美學的」，象徵某種組合的能力，使碎亂不成形的細部構成有機的整體、對立的化成和諧、渾沌得其秩序；由此宣示人類創造力所可臻之善與美，而這能力正能顯現在中國文學之上。<sup>10</sup>於是，中國文學又成爲中國歷史與文明的一種融和凝聚的力量（unifying force）。在「文」的精神主導下，不必仰賴國族主義或軍國主義（nationalism or militarism），中國文化都能持續不衰。在劃定這個思考框架之後，陳世驥又就幾個具體的歷史現象作分析。首先，他指出《詩經》是「尚文」、「反武」精神的源頭，既有語言的音樂美，也彰顯和諧與秩序。又如魏晉南北朝，在他眼中是文學批評的黃金時期，「文」的精神表現爲美學的視野。至於元明以後，「文」駐足於戲曲小說之上，也就是說「文」在民間再顯示其融和凝聚之力，使得文人士大夫與黎庶無間同存其中。比方說，章回小說的開端往往展示出某種宇宙起源論（cosmogony）或者世界觀（weltanschauung），就源於士人與民眾同享

<sup>9</sup> 參見 Chen Shih-hsiang, “Chinese Poetry and its Popular Source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s. 2.2 (1961), 320-325; “The 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39.1 (1969), 371-413。

<sup>10</sup> Chen Shih-hsiang,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43-44.

之「文」的精神。

〈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一文的論述雖然龐雜而枝蔓，但卻清楚表明陳世驥正提出中國文學的一種「尚文傳統」。這一傳統的詮釋力量可以結合他的「抒情傳統」說而更加深刻有力。後來陳世驥的弟子楊牧（王靖獻），以「尚文」精神的觀點，重探中國有無史詩的問題，作出深具洞見的分析。他認為中國別有一種「尚文」的史詩，《詩經·大雅》中〈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等篇合成了他所命名的《周文史詩》（Weniad），為這個詮釋方向開出典型。<sup>11</sup>此外，西方研究世界文學的學者如史葛·普勒特（Scott Pollard）曾表示因讀《詩經》而得感動，進而反思西方文學傳統，正是承受了其中「尚文」的詮釋觀點。<sup>12</sup>漢學家傅君勸（Michael A. Fuller）也有就「文」之「彷彿」於「物理」的意義，作出探究；雖然其說不一定傳承自陳世驥，但亦可以參證這個詮釋方向的效用。<sup>13</sup>綜之，我們若要更全面地討論陳世驥的中國文學及文化傳統觀，探索其學說之深義，就不應忽略這篇〈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

---

<sup>11</sup> 見 Chen Shih-hsiang, "Towards Defining A Chinese Hero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5.1 (1975), 25-35; "The Weniad: A Chinese Epic in *Shih Ching*,"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in Chan Ping-leung et al e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5-42; 二文又收入 *From Ritual to Allegory: Seven Essays in Early Chinese Poet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up>12</sup> Scott Pollard, "Lyrical Culture: Rethinking Western Literature after Reading *The Book of Songs*," *College Literature* 26.2 (Spring 1999), 151-164.

<sup>13</sup> Michael A. Fuller, "The Aesthetic as Immanent Assent to Pattern within Heterogeneity, or *Wen* (文)," 收於鄭毓瑜編：《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47-80。